

乡土黔北

张光仕

# 根脉与远帆

## ——禹门沙滩寻访记

大明王朝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贵州高原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

乌江六广河段,薄雾如纱。一位面容清癯的中年人独立舟头,青衫微褪,任由料峭江风,吹皱一江春水。

“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羨九华。”青衣人轻声吟哦。

千山无言,江流有声。这个中年人便是王阳明。

正德元年,宦官刘瑾乱政专权,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二十余人上疏弹劾,反遭入狱。时任刑部主事、年方三十五岁的王阳明义愤填膺,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遭廷杖近死,谪戍贵州龙场,贬为驿丞。

时龙场驿系贵州“龙场九驿”之一,为明初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所设,自龙场(今修文)起,经六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至毕节,横贯黔中,连通川滇,是西南一隅的交通生命线。

一路西来,王阳明先后历经追杀、染疫、仆从逃散,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年)春抵龙场。

身后是朝廷党争的尘烟,眼前是“魁结耕田,不冠不履”的边徼。阳明人生急转直下。

初抵龙场时,阳明可谓孤绝沉郁。此地万山丛棘,瘴疠弥漫,言语不通,风俗迥异。“居无室,食无粮”的困窘,使其不得不栖身石穴,采蕨为食,几至绝粮。夜深人静,寒雾侵肌,虫兽环伺,生死之念不时萦绕心头。然而,尽管当地土人亦生活困苦,他们却并未冷漠以待。虽言语不通,只能以手脚比画,他们仍节衣缩食,竭力相济阳明。

时任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素慕阳明学问风骨,屢遣人馈赠米薪、药物及日用之需,又数度亲至龙场探望,倾心交谈,敬阳明如师友。阳明感其诚笃,亦以道义相勉,二人遂结深厚情谊。

贵州的温情悄然融化了阳明心中的冰霜,使他一变初期之颓废,从怅惘渐转为澄明,愤懑化为沉潜。

正德三年,水西各族请安贵荣出资翻修象祠。此祠相传始建于隋,每年春秋,周边苗彝百姓扶老携幼登山祭拜,香火不绝。

次年早春,象祠修缮一新,安贵荣欣然请阳明为文以记之。阳明感其诚心,又兼对象祠心生好奇,遂欣然成行。

彼时之“水西”,为明代贵州宣慰司辖地,由水西土司彝族安氏世袭统治,包括今毕节市以大方县为中心的大部分区域,含今黔西市、织金县、金沙县等地及贵阳市修文县、清镇市以及安顺部分地区。水西安氏为贵州诸土司之首,自明初归附朝廷,赐姓授职,雄踞川滇黔要冲,拥兵数万,自治一方。

自龙场一路而来,阳明所见,并非“化外蛮荒”,而是一幅动人的人间图景……

彝汉杂居于山谷河畔,彝人住高坡,耕山地,穿麻布,佩银饰;汉人流民居驿道旁,务农或贩盐。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不冠不履”,却守信修德,邻里互助。每逢节庆,击铜鼓、跳“撮泰吉”(彝族古老戏剧),祭祀祖先,亦敬天地。

最触动阳明的,还是百姓对象祠的虔诚。

象祠坐落于今黔西市素朴镇灵博山麓,背倚苍崖,面朝乌江。

乌江为贵州第一大河,古称延江、黔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自古为川黔要道,纤夫号子曾响彻峡谷,盐船帆影曾连通巴蜀与滇黔。

此地虽僻,却非绝域;民风虽朴,礼义未泯。

祠前古木森森,香樟与桢楠交错成荫,石阶苔痕斑驳。祠中所祀之“象”,乃《史记》所载舜弟之象也。《史记·五帝本纪》载,象为舜同父异母弟,多次害舜欲夺其位。舜不予计较,常以德感化,后封象为“有庠”(今湖南道县)国君。

象从善后,修德信义,勤政爱民,造福一方。多地建象祠以纪念之,然兵连祸结,多经毁殆,至明中期,唯存水西象祠。

阳明初闻象祠,亦感疑惑,凶顽如象,何堪享祀?

然自龙场行来,目之所及,乌江浩荡东去,群山如黛,飞鸟怡然;民风勤劳朴实、守信修德。又见苗彝群众扶老携幼虔诚祭拜,焚香献酒,神色肃穆而温良。

阳明由此心悟:所祀之象,非其旧恶,乃其新生;非敬神祇,实慕教化。

“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象能改过,虽因其兄多以善导,然更因象本具良知。百姓立祠,正是对本善且可教而得的追念。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心中的感情自然流泻到笔端,《象祠记》便一气呵成,后被收入《古文观止》,成为阳明入选《古文观止》的三篇佳作之一。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时在水西的阳明,虽未明确提出“致良知”的理念,然其心学思想的重要胎动已活跃在《象祠记》的字里行间。

“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在《象祠记》中,阳明已悄然触及心学内核:人人皆有善端,良知非外铄,乃人心本具,人人可经学习而通达。

乌江奔流不息,纵经百转千回,终归入大海。人心纵被私欲遮蔽,良知亦未尝泯灭。

在水西,阳明与彝族土官论礼乐,谈政事;在龙场,他教子弟识字读书,讲《大学》《论语》;遇乡民争讼,便以“贵善”之道调解纷争。

贵州不再是他贬官的终点,而成了启迪他深思的福地。他也不再视黔地为“化外”,而称其“虽处遐荒,礼义可行”。

因为《象祠记》的存在,后世将“水西论象”列为“阳明问道十二境”之一。它与“龙场悟道”前后相续,前者在民风礼俗中照见良知之普遍,后者于静默沉思中确证本心之光明。一在外感,一在内证,共同构成阳明心学诞生的精神双翼。

今日之灵博山,古象祠遗址历经沧桑。清康熙四年(1665年)吴三桂“剿水西”时,祠毁寨平。后又屡遭损毁,现仅残存清代禅房一间、碑刻三通、基石无数,石坝子、石坎等。

1996年5月,黔西象祠遗址被确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象祠依原址重建,“一祠三馆,九龙八景”渐成规模。2015年5月,象祠入选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象祠已成为研究阳明心学形成的重要载体,是贵州重要的研学基地、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的典范。

夜幕低垂,新月如钩,洒落清辉于乌江之上。江面浮光跃金,静影沉璧,仿佛承载着哲人的低语。

遥想当年,阳明立于象祠前,望群山寂寂,心中澄明如镜。山风拂过,松涛阵阵,虫鸟低吟,似在回应那一念之光。

水西以它的沉默与厚土,接住了这位落难哲人的孤影;而阳明,则以他的良知之炬,照亮了水西千年的幽谷。

如此,心安;如此,道传。

生活散记

邹德斌

# 未饮之醉

正是二十四节气里寒号不鸣的“大雪”当天,我们的大巴车刚刚驶上那片土地,酱香便迎面扑来,神秘、率真、蓬勃,透过车窗和口罩,瞬间在我们的车厢和鼻腔里弥漫。

“滴滴”,微信铃声适时响起,文君问:“闻到酒香了?”

“嗯嗯,香得鼻子都快晕过去了”,我答。立马,又收到回信:“我在渡口纪念碑前等你”。

说实话,这次采风我是怀了私心的,私心正是想顺采风之道,去茅台镇看望文君。

与文君之交,始于四年前互联网上的墨香之缘,这似乎也成了“闻香识人”的典。四年来,我们线下互有文墨相赠,但从未晤过一面。算来从桐梓到茅台,走先前的兰海—遵义绕城—仁望高速一线,也不过两小时车程;2024年国庆前夕,金仁桐高速开通后,车程又缩减过半,更是便捷。但因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开一见。这“种种原因”里头,在我,或许有着莫名其妙的“惜缘”的动因,在文君想来也是吧。

听说这次黔北文学“转转会”采风活动要去茅台镇,同样莫名地,我立马抛开了“惜缘”心理,急急申请。获准后,心想,终于可以一见文君了。微信过去,很快收到一串龇牙大笑的表情,是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得到的欣喜。文君又发来两字:“等你!”,是一锤定音的干脆利落。

谁知途中行程有变,原定时间被大大压缩,我赶紧将这遽变告知了文君,并把行程截图发过去,不无遗憾地表示我们下次再见。文君却说,我在渡口纪念碑前等你——是风雨无阻的约定。眼下,又发来微信,还是那句话:在纪念碑前等你。

文君的“等你”和空中扑鼻的酒香让我想到历史上那些“闻香识人”的美好来,如“西子遗香”的优雅,“荷令留香”的风雅,“雪中春信”的高雅,“鼻根互通”的古雅,这些故事超越了嗅觉单纯的感官体验,融合了嗅觉的敏锐、记忆的深刻以及文化背景的独特与微妙,更因为印证了人类文明中气味叙事的丰富而馨香逸远。

那么,眼下充盈鼻腔的酒香,又到底是怎样一种嗅觉体验,单是“酱香”二字就能概括?我相信酒也如人,如我心中的文君或文君心中的我,我们的物理信息、社会信息和心理信息岂是言三语两所能言说?我更相信,一缕酱香的深广并不输一片海洋。

果然,文君在微信里告诉我,“酱香”可不是一个单一的香味,而是所有来到茅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体验的一场瑰丽神奇的嗅觉之旅、沉醉之旅。

不愧是打娘胎里就闻着酒香的茅台人,微信里,文君进一步如数家珍:这酱香,是由1400多种香味物质共同作用才形成的复合香气,但主体香味成分至今也没有专家和检测仪器完全弄明确。这话直接把我听晕了,跟喝醉了酒一样的晕。一拍脑门,又猛然醒悟:难怪,这香味醇厚又细腻,半点不冲鼻子。

文君像个催眠师,用微信遥控引导着大巴车上的我,你闭上眼睛,放松呼吸,去体验类似烤面包的烘焙香,炒坚果的焦糊香,去体验兰花的清香、水果的甜香、蜂蜜的药香,还有陈香、糟香、粮香的复合气息……

闭上眼,我吸了一鼻子又一鼻子,我的鼻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吸不过来,何况这几天它还变成了鼻涕虫,在一群又一群扑鼻而来的“酱香”面前,我的鼻子狼狈如那首《没出息》的歌中所唱:“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恨不得十根手指都变成鼻子,一股股没出息的它抓紧那些香味。那些文君所说的这香那香全都一股脑儿地往我鼻孔里塞,叫我的每一根嗅觉神经都手舞足蹈又手忙脚乱。

嗨!好客的茅台镇,每一寸土地每一缕空气都不藏着掖着,反倒是直接把压箱底的宝贝应有尽有地送到鼻子跟前,让你和车厢内外的鼻子众生平等尽情享用。我真的被香得两个鼻孔都快晕了,香得两道眉毛都要飞了起来。

其实任何语言也无法描述鼻腔内部那些嗅觉感受器,那些嗅球和那些大脑嗅觉皮层所感受到的“酱香”。

香味在文君的遥控引导下,散发出独特的魔力,它们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把我严严实实地腌渍,腌渍成一枚酱香型琥珀。坐在大巴车里,微醺的失重感让我感受到香味的重量。意识开始沉向一种模糊的、古老的、诗意的低语状态。思绪开始飘浮,整个肉身仿佛都在温柔地飘浮。

是的,不是在失重地坠落,而是在失重地飘浮。酒香迷离,思绪飘逸出一串串迭起的情感光谱:金色的希望、明黄色的勇气、银色的友情、蓝色的忧伤——那是微醺的我的心灵图景……

一个激灵,睁开眼来,我怕错过了纪念碑,好在没有。看着窗外奔腾的赤水河,那个疑问如酒香扑面:这弥漫在空中的香,怎么没让河风吹散?

是不是正因为它来自赤水河源不断地蒸腾,来自河流两岸春夏秋冬日夜夜晚的土生土长?直到来到中国酒文化城,我才领悟:这香,果真是茅台镇独有的生态奇观!在那里,我闻到了打西汉飘来的中郎将唐蒙献给武帝的枸酱那遥远的幽香,那幽香飘过两千年汗漫时光,飘到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飘到我此刻的鼻里。那幽香不光没有为历史的长风所吹散,反倒是在时光的窖藏陈化中,惊艳成人类文化史上历久弥香的醉人符号。

大巴车疾驶过渡口纪念碑,透过车窗,我看到一个身影在人群中向着我们挥手,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文君。这个时候,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我既希望是,又希望不是。“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刹那间,五柳先生的诗句涌上心头,我把它发给了文君。

“最高的陶醉,生于心契,而非物激”,很快,文君回我。

转头再望,那个挥动手臂的身影已经消失。一时间,心绪更为复杂,是神交知己时,未语而惺惺相惜的悸动;是读到知交直击心灵的文字时,颌首品咂的慨叹;是因文墨达成灵魂交流时,物我两忘的丰裕……

“最高的陶醉,生于心契,而非物激”,满腹酒香中,咀嚼着文君这话,想到与文君的见而未闻,不也如这场未曾举杯已漫溢胸臆的醺然醒然?不也如一朵将开未开的花的期待,一段欲说未说的情的延续,一份未完待完的缘的饱满?

我味到了茅台的天地间这酱香的味中之味——这味的深层张力,是留白,更是蓄势;是期待,更是默契,还是“心醉”之后的深邃无语。

最浓的醉意,来自杯酒将及而未及唇间的刹那妙香。

寒风中,那个挥动手臂的身影定格在脑海,那手臂挥起的缕缕妙香,凝结为时光的风永吹不散的记忆。



风华遵义

卢祖文 诗配图

夕照海龙湖

(摄于红花岗区)

夕照熔金山色幽  
摇波湖影碎光流  
黛岚含雾归舟远  
清风送醉十二楼